

MAO DUN'S SHORT STORIES



茅盾小说

浙江文艺出版社

MAO DUN'S SHORT STORIES

茅盾小说

世 纪
文 存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曹 洁

封面设计 梁 珊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茅盾小说/茅盾著;傅光明选编.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1. 4(2001. 7 重印)

(世纪文存丛书)

ISBN 7-5339-1438-4

I. 茅… II. ①茅…②傅… III. 小说—作品集—
中国—现代 IV. I2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15492 号

茅 盾 小 说

傅光明选编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 5 字数 326 千字 印张 12.75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7 月第 2 次印刷

ISBN 7—5339—1438—4/I·1286 定价:(精)24.00 元

前言

一个作家的伟大并不在乎后人怎样把他的牌位往香台上摆，他的作品能在一代又一代读者心中不朽才是最重要的。托尔斯泰不朽，不是因他世袭的爵位，而是他写出了《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复活》。写出了《蚀》、《虹》、《子夜》、《春蚕》和《林家铺子》的茅盾，同样是不朽的。若论创作题材的广阔，作品容量的浩大，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上，茅盾算得上数一数二的了。没有了茅盾的中国小说，将会苍白许多。

巴金是情感小说家，情节和人物任由充沛的激情牵着走，青春和着血和泪，喷涌出“灵魂的火焰”。老舍是典型的文人小说家，他以炉火纯青的语言和娴熟老到的技巧，绘制了一长卷展现都市风俗物事和市井百态人生的文人画，也是一幅大雅若俗的“清明上河图”，具有独特和永恒的文化审美价值。茅盾则是那种很理性的小说家，他缺乏巴金的热烈，也没老舍那么足的文人气，但似乎有着较大的气度、气势和气魄。他深知“一个做小说的人不但须有广博的生活经验，亦必须有一个训练过的头脑能够分析那复杂的社会现象”，而且，“伟大的作家，不但是一个艺术家，而且同时是思想家，——在现代，并且同时一定是不倦的战士”。

茅盾是“真实地去生活，经历了动乱中国的最复杂的人生的一幕，终于感到了幻灭的悲哀，人生的矛盾，在消沉的心情下，孤寂的生活中，而尚受生活执着的支配，想要以我的生命力的余烬从别方面在这迷乱灰色的人生内发一星微光”。于是他理性地用文字这把手术

刀，并严格按他自己的“小说研究ABC”，开始解剖社会了。他不感伤既往，也不空夸未来，而是把现实放到手术台上“凝视”、“分析”、“揭破”。

茅盾出手即是大手笔，从题材的选择到主题的开掘，一下子拓展了“五四”头十年狭小的疆域。他赞叹托尔斯泰“以惊人的艺术力量概括了极其纷繁的社会现象，并且揭示出各种复杂现象之间的内在联系，提出许多重大的社会问题。托尔斯泰作品的宏伟的规模、复杂的结构、细腻的心理分析、表现心理活动的丰富手法以及他的无情地撕毁一切假面具的独特方法，都大大提高了艺术作品反映现实的可能性”。茅盾从一开始就在刻意追求、探索小说的史诗性效果，他力图全景式地描写中国的社会现象，“打算通过农村（那里的革命力量正在蓬勃发展）、城市（那里敌人力量比较集中，因而也是比较强大的）两者革命发展的对比，反映出这个时期中国革命的整个面貌”，使作品兼具广阔的历史内容和巨大的思想深度。因此，他的短篇多是压缩了的中篇或拉长了的短篇。短篇虽只截取“大千世界的繁杂生活中的一片”，艺术上却要表现“这生活的全部”。《创造》、《春蚕》、《林家铺子》等正是这样的名篇杰作。

写实主义小说的成功，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是透过塑造的人物和人物命运，来揭示主题，反映时代性的。茅盾有创造活生生人物的惊人本领，称得上是雕刻灵魂的大师。在他眼里，小说艺术就是刻画人的艺术，写活了人物的小说才是活的有生命力的艺术。从他精心塑造的形神各异、轮廓分明、富有生活气息的人物形象，从《幻灭》中的静女士、慧女士，《虹》中的梅行素，《子夜》中的吴荪甫，到《春蚕》中的老通宝，《林家铺子》中的林老板，可以发现，茅盾已不再用单线条去勾勒白描人物，而是用散点透视的精湛技法，将人物的行为、情感、心理、个性等原色，都调配在一块调色板上，追求的是油画的立体效果。

大处着眼，小处落笔，以小人物观照大时代，透过某一生活场景中人物的性格命运来折射整个时代社会历史的命运，是茅盾的本事。

《春蚕》便是由“丰收成灾”主题下，那个散发着江南水乡古老泥土味的老通宝的性格命运，来微缩还原中国农村经济的境况。《林家铺子》也是如此，茅盾特意选择一个小市镇上的一家小百货店的小老板，在风雨飘摇的城乡经济中，辛苦经营，却终招倒闭逃亡破产的悲剧命运，并由此投影放大出三十年代初期整个民族是处在怎样一个社会、政治和经济状态下。一个林老板牵引出多少翻滚在中国城乡经济破产的涡流里的小商人，一个小小的店铺成了中国城乡经济凋敝的缩影。

长篇小说就更为茅盾的这种卓越本领提供了纵横驰骋的空间。以《子夜》中的吴荪甫为例，茅盾把这位“二十世纪机械工业时代的英雄、骑士和王子”多元复杂的性格，投入到三十年代中国的民族工业举步维艰的大背景和错综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关系中加以刻画。可以说，吴荪甫式的民族资本家，最终的性格命运，完全是时代性格命运的必然产物。反之，吴荪甫的悲剧自然也就成了整个民族工业悲剧终局的拷贝。这也是茅盾要通过吴荪甫这个人物说明的，在帝国主义统治下，中国的民族工业没有发展之路，资本主义的门对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永远是关闭的。

茅盾最擅长刻画那些在时代激流浪花里弄潮的新女性的心理、性格及命运，他作品中的这一形象系列，几乎是中国现代文学人物画廊中最具风采神韵的一组女性群雕。但他“所着力描写的，却只有二型：静女士、方太太，属于同型；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属于又一的同型”。茅盾更偏爱后者，《蚀》里的慧女士、孙舞阳、章秋柳，《虹》里的梅行素，《子夜》里的张素素、林佩瑶，《腐蚀》里的赵惠明，她们敢爱敢恨，敢欲敢求，个性张扬、叛逆，有着激越蓬勃的生命力。她们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伦理准则，已完全是对传统价值评判标准的反动。茅盾是想暗示，这种西方型的女性人物性格行为特征所导致的悲剧性结局，是由根深蒂固的东方文化的巨大冲突所带来的。说到底，还是文化的价值决定人的性格、信仰及行为。也许正是基于此，茅盾在写《霜叶红似二月花》时，又让主人公张婉卿的个性行为特征，

回归到东方女性传统的价值评判标准上来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茅盾笔下精微细致、风姿绰约的女性形象，从二十年代到四十年代，演绎出女性心灵历程的变迁。

优秀的写实主义小说家，须把人物的丰满血肉和神经，附着生长在和谐健全的骨架上。这骨架，即小说的结构。小说结构的好坏成败，直接关系到小说艺术的审美。

茅盾是讲究小说结构艺术的大师，他的小说呈现一种蛛网状的复式结构，把众多的人物，复杂的情节，纷繁交错的线索，全都有机地黏合在各个结点上。人物的性格命运便由这一个个密集分布的结点展开，丝丝入扣，严谨完整。漂亮的结构，丰满的人物，是艺术的灵与肉，自然会成就写实主义的杰作。像朱自清评价《林家铺子》：“写一个小镇上一家洋广货店的故事，层层剖析，不漏一点儿，而又委曲入情，真可算得‘严密的分析’，私意认为这是他最佳之作。”“真能表现时代的，只有茅盾的《蚀》和《子夜》。”

茅盾的很多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经得起反复阅读和咀嚼的经典性名作。虽然他所表现的时代性已不适宜今天，但从作品中流露出的人性的东西，却是超越时代性的，是永恒的。想一想，大师级的作家不都是这样吗？正因为此，茅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是无可替代的。本书所选只是茅盾的短篇小说，一睹大师的匠心风采已经足够了。

傅光明

1999年7月15日于团结湖

目 录

创造.....	1
一个女性	26
诗与散文	53
色盲	66
昙.....	103
大泽乡.....	120
喜剧.....	127
小巫.....	136
林家铺子.....	149
右第二章.....	185
春蚕.....	204
秋收.....	226
残冬.....	251
当铺前.....	268
大鼻子的故事.....	277
烟云.....	296
手的故事.....	331
“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369
水藻行.....	379
某一天.....	395

创 造

——

靠着南窗的小书桌，铺了墨绿色的桌布，两朵半开的红玫瑰从书桌右角的淡青色小瓷瓶口边探出来，宛然是淘气的女郎的笑脸，带了几分“你奈我何”的神气，冷笑着对角的一叠正襟危坐的洋装书，它们那种道学先生的态度，简直使你以为一定不是脱不掉男女关系的小说。赛银墨水盒横躺在桌子的中上部，和整洁的吸墨纸版倒成了很合式的一对。纸版的一只皮套角里含着一封旧信。那边西窗下也有个小书桌。几本卷皱了封面的什么杂志，乱丢在桌面，把一座茶绿色玻璃三棱形的小寒暑表也推倒了；金杆自来水笔的笔尖吻在一张美术明信片的女子的雪颊上。其处凝结了一大点墨水，像是它的黑泪，在悲伤它的笔帽的不知去向；一只刻镂得很精致的象牙的兔子，斜起了红眼睛，怨艾地瞅着旁边的展开一半的小纸扇，自然为的是纸扇太无礼，把它挤倒了，——现在它撒娇似的横躺着，露出白肚皮上的一行细绿字：“嫋嫋三八初度纪念。她的亲爱的丈夫君实赠。”然而“丈夫”二字像是用刀刮过的。

织金绸面的沙发榻蹲在东壁正中的一对窗下，左右各有同式的沙发椅做它的侍卫。更左，直挺挺贴着墙壁的，是一口两层的木橱，上半层较狭，有一对玻璃门，但仍旧在玻璃片后衬了紫色绸。和这木橱对立的，在右首的沙发椅之右，是一个衣架，擎着

雨衣斗篷帽子之类。再过去，便是东壁的右窗；当窗的小方桌摆着茶壶茶杯香烟盒等什物。更过去，到了壁角，便是照例的梳妆台了。这里有一扇小门，似乎是通到浴室的。椭圆大镜门的衣橱，背倚北壁，映出西壁正中一对窗前的大柚木床，和那珠络纱帐子，和睡在床上的两个人。和衣橱成西斜角的，是房门，现在严密的关着。

沙发榻上乱堆着一些女衣。天蓝色沙丁绸的旗袍，玄色绸的旗马甲，白棉线织的胸襟，还有绯色的裤管口和裤腰都用宽紧带的短裤：都卷作一团，极像是洗衣作内正待落漂白缸，想见主人脱下时的如何匆忙了。榻下露出镂花灰色细羊女皮鞋的发光的尖头；可是它的同伴却远远地躲在梳妆台的矮脚边，须得主人耐烦的去找。床右，近门处，是一个停火几，琥珀色绸罩的台灯庄严地坐着，旁边有的是：角上绣花的小手帕，香水纸，粉纸，小镜子，用过的车票，小银元，百货公司的发票，寸半大的皮面金头怀中记事册，宝石别针，小名片，——凡是少妇手袋里找得出来的小物件，都在这里了。一本展开的杂志，靠了台灯的支撑，又牺牲了灯罩的正确的姿势，异样地直立着。台灯的青铜座上，有一对小小的展翅作势的鸽子，侧着头，似乎在猜详杂志封面的一行题字：《妇女与政治》。

太阳光透过了东窗上的薄纱，洒射到桌上椅上床上。这些木器，本来是漆的奶油色，现在都镀上了太阳的斑剥的黄金了。突然一辆急驰的汽车的啾啾的声音——响得作怪，似乎就在楼下，——惊醒了床上人中间的一个。他睁开倦眼，身体微微一动。浓郁的发香，冲入他的鼻孔；他本能的转过头去，看见夫人还没醒，两颊绯红，像要喷出血来。身上的夹被，早已撩在一边，这位少妇现在是侧着身子；只穿了一件羊毛织的长及膝弯的贴身背心（vest），所以臂和腿都裸浴在晨气中了，珠络纱筛碎了的太阳

光落在她的白腿上就像是些跳动的水珠。

——太阳光已经到了床里，大概是不早了呵。

君实想，又打了个呵欠。昨晚他睡得很早。夫人回来，他竟完全不知道；然而此时他还觉得很倦，无非因为今晨三点钟醒过来后，忽然不能再睡，直到看见窗上泛出鱼肚白色，才又朦朦的像是睡着了。而且就在这半睡状态中，他做了许多短短的不连续的梦；其中有一个，此时还记得个大概，似乎不是好兆。他重复闭了眼，回想那些梦，同时轻轻地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

梦，有人说是日间的焦虑的再现，又有人说是下意识的活动；但君实以为都不是。他自说，十五岁以后没有梦；他的夫人就不很相信这句话：

“梦是不会没有的，大概是醒后再睡时遗失了。”她常常这样说。

“你是多梦的；不但睡时有梦，开了眼你还会做梦呵！”君实也常常这么反驳她。

现在君实居然有了梦，他自觉是意外；并且又证明了往常确是无梦，不是遗忘。所以他努力要回忆起那些梦来，以便对夫人讲。即使是这样的小事情，他也不肯轻轻放过；他不肯让夫人在心底里疑惑他的话是撒谎；他是要人时时刻刻信仰他看着他听着他，摊出全灵魂来受他的拥抱。

他轻快地吐了口气，再睁开眼来，凝视窗纱上跳舞的太阳光；然后，沙发榻上的那团衣服吸引了他的视线，然后，迅速的在满房间掠视一周，终于落在夫人的脸上。不知道为什么，这位熟睡的少妇，现在眉尖半蹙，小嘴唇也闭合得紧紧的，正是昨天和君实呕气时的那副面目了。近来他们俩常有意见上的不合；嫋嫋对于丈夫的议论常常提出反驳，而君实也更多的批评夫人的行动，有许多批评，在嫋嫋看来，简直是故意立异。嫋嫋的女友李小姐，以为这是嫋嫋近来思想进步，而君实反倒退步之故。这个论断，嫋

娴颇以为然；君实却绝对不承认，他心里暗恨李小姐，以为自己的一个好好的夫人完全被她教唆坏了，昨天便借端发泄，很犀利的把李小姐批评了一番，最使娴不快的是这几句：

“……李小姐的行为，实在太像滑头的女政客了。她天天忙着所谓政治活动，究竟她明白什么是政治？娴，我并不反对女子留心政治，从前我是很热心劝诱你留心政治的，你现在总算是知道几分什么是政治了。但要做实际活动——吓！主观上能力不够，客观上条件未备。况且李小姐还不是把政治活动当作电影跳舞一样，只是新式少奶奶的时髦玩意罢了。又说女子要独立，要社会地位，咳，少说些门面话罢！李小姐独立在什么地方？有什么社会地位？我知道她有的地位是在卡尔登，在月宫跳舞场！现在又说不满于现状，要革命；咳，革命，这一向看厌了革命，却不道还有翻新花样的在影戏院跳舞场里叫革命！……”

君实说话时的那种神气——看定了别人是永远没出息的神气，比他的保守思想和指桑骂槐，更使娴难受；她那时的确动了真气。虽然君实随后又温语抚慰，可是娴整整有半天纳闷。

现在君实看见夫人睡中犹作此态，昨日的事便兜上心头；他觉得夫人是精神上一天一天的离开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独占了夫人的全灵魂。这位长久拥抱在他思想内精神内的少妇，现在已经跳了出去，有自己的思想，自己的见解了。这在自负很深的君实，是难受的。他爱他的夫人，现在也还是爱；然而他最爱的是以他的思想为思想以他的行动为行动的夫人。不幸这样的黄金时代已成过去，娴非复两年前的娴了。

想到这里，君实忍不住微微啐了口气。他又闭了眼，冥想夫人思想变迁的经过。他记得前年夏天在莫干山避暑的时候，娴曾就女子在社会中应尽的职务一点发表了独立的意见；难道这就是今日趋向各异的起点么？似乎不是的，那时娴还没认识李小姐；似乎又像是的，此后娴确是一天一天的不对了。最近的半

年来，她不但思想变化，甚至举动也失去了优美细腻的常态，衣服什物都到处乱丢，居然是“成大事者不修边幅”的气派了。君实本能的开眼向房中一瞥，看见他自己的世界缩小到仅存南窗下的书桌；除了这一片“干净土”，全房到处是杂乱的痕迹，是娴娴的世界了。

在沉郁的心绪中，君实又回忆起娴娴和他的一切琐屑的龃龉来。莫干山避暑是两心最融洽的时代，是幸福的顶点，但命运的黑丝，似乎也便在那时走进了他们的生活；似乎娴娴的变态，最初是在趣味方面发动的，她渐渐的厌倦了静的优雅的，要求强烈的刺激，因此在起居服用上常常和君实意见相反了。买一件衣料，看一次影戏，上一回菜馆，都成为他们俩争执的题材；常常君实喜欢甲，娴娴偏喜欢乙，而又不肯各行其是，各人要求自己的主张完全胜利。结果总是牺牲了一方面。因为他们都觉得“各行其是”的办法徒然使两人都感不快，倒不如轮替着都有失败都有胜利，那时，胜利者固然很满意，失败者亦未始没有相当的报偿，事过后的求谅解的甜蜜的一吻便是失败者的愉快。这样的争执，当第一二次发生时，两人的确都曾认真的烦恼过，但后来发现了和解时的彻骨的美趣，他们又默认这也是爱的生活中不可少的波澜。所以在习惯了以后，君实常常对娴娴说：

“这回又是你得了胜利了。但是，漂亮的少奶奶，娇养的小姐，你不要以为你的胜利是合理的，是久长的。”

于是在软颤的笑声中，娴娴偎在君实的怀中，给他一个长时间的吻。这是她的胜利的代价，也是她对于丈夫为爱而让步的热忱的感谢。

但是不久这种爱的戏谑的神秘性也就磨钝了。当给与者方面成为机械的照例的动作时，受者方面便觉得嘴唇是冷的，笑是假的，而主张失败的隐痛却在心里跳动了，况且娴娴对于自己的主

张渐渐更坚持，差不多每次非她胜利不可，于是本不愿意的“各行其是”也只好实行了。这便是现在君实在卧室中的势力范围只剩了一个书桌的原因之一。

思想上的不同，也慢慢的来了。这是个无声的痛苦的斗争。君实曾经用尽能力，企图恢复他在夫人心窝里的独占的优势，然而徒然。嫋嫋的心里已经有一道坚固的壁垒，顽抗他的攻击；并且嫋嫋心里的新势力又是一天一天扩张，驱逼旧有者出来。在最近一月中，君实几次感到了自己的失败。他承认自己在嫋嫋心中的统治快要推翻，可是他始终不很明白，为什么两年前他那样容易的取得了夫人的心，占有了她的全灵魂，而现在却失之于不知不觉，并且恢复又像是无望的。两年前夫人的心，好比是一块海绵，他的每一滴思想，碰上就被吸收了去，现在这同一的心，却不知怎的已经变成一块铁，虽然他用了热情的火来锻炼，也软化不了它。“神秘的女子的心呵！”君实纳闷时常常这样想。他现在唯一的办法是讽刺；希望讽刺的酸味或者可以溶解了嫋嫋心里的铁。于是李小姐成了讽刺的目标。君实认定夫人的心质的变化，完全是李小姐从中作怪。有时他也觉得讽刺不是正办，许会使嫋嫋更离他远些。但是，除了这条路更没有别的方法了。“呵，神秘的女子的心！”他只能叹着气这么想。

君实陡然烦躁起来了。他抖开了身上的羊毛毯，向床沿翻过身去；他竟忘记了自己的左手还握住了夫人的一只手。嫋嫋也惊醒了。她定了下神，把身子挪近丈夫身边，又轻轻的翘起头来，从丈夫的肩头瞧他的脸。

君实闭了眼不动。他觉得有一只柔软的臂膊放到胸口来了。他又觉得耳根边被毛茸茸的细发拂着作痒了。他还是闭着眼不动，却聚集了全身的注意力，在暗中伺察。俄而，竟有暖烘烘的一个身体压上来，另一个心的跳声也清晰地听得；君实再忍不住了，睁

开眼来，看见嫋嫋用两臂支起了上半身，面对面的瞧着他的脸，像一匹猫侦伺一只诈死的老鼠。君实不禁笑了出来。

“我知道你是假睡咧。”

嫋嫋微笑地说，同时两臂一松，全身落在君实的怀中了。女性的肉的活力，从长背心后透出来，沦浹了君实的肌骨；他委实有些摇摇不能自持了。但随即一个作痛的思想抓住了他的心：这温软的胸脯，这可爱的面庞，这善蹙的长眉，这媚眼，这诱人的熟透樱桃似的嘴唇——一切，这迷人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确确实实属于他的，然而在这一切以内，隐藏得很深的，有一颗心，现在还感得它的跳动的心，却不能算是属于他的了！他能够接触这名为嫋嫋的美丽的形骸，但在这有形的嫋嫋之外，还有一个无形的嫋嫋——她的灵魂，已经不是他现在所能接触了！这便是所谓恋爱的悲剧么？在恋爱生活中，这也算是失恋么？

他无法排遣似的忍痛地想着，不理睬嫋嫋的疑问的注视。突然一只手掩在他的眼上；细而长的手指映着阳光，仿佛是几枝透明的珊瑚梗。而在那柔腴的手腕上，细珍珠穿成的手串很熨贴的围绕着，凡三匝。这是他们在莫干山消夏的纪念品，前几天断了线，新近才换好的。君实轻轻的拉下了嫋嫋的手。细珍珠给他的手指一种冷而滑的感觉。他的心灵突然一震。呵，可纪念的珠串！可纪念的已失的莫干山的快乐！祝福这再不能回来的快乐！

君实的眼光惘惘然在这些细珠上徘徊了半晌，然后，像感触了什么似的，倏地移到嫋嫋的脸上。这位少妇的微带惺忪的眼睛却也正在有所思的对她看。

“我们过去的生活，哪些日子你觉得顶快活？”

君实慢慢的说，像是每个字都经过深长的咀嚼的。

“我觉得现在顶快活。”

嫋嫋笑着回答，把她的身体更贴紧些。

“你不要随口乱说哟。嫋嫋，想一想罢——仔细想一想。”

“那么，我们结婚的第一年——半年，正确的说，是第一个月，最快活。”

“为什么？”

娴娴又笑了。她觉得这样的考试太古怪。

“为什么？不为什么。只因为那时候我的经验全是新的。我以前的生活，好像是一页空白，到那时方才填上了色彩。以前的生活，现在回想起来，并不感到特别兴味，而且也很模糊了。只有结婚后的生活——唔，应该说是结婚后第一个月，即使是顶琐细的一衣一饭，我似乎都记得明明白白。”

君实微笑着点头，过去的事也再现在他眼前了。然而接踵来了感伤。难道过去的欢乐就这么永远过去，永远唤不回来么？

“那么，你呢？你觉得——哪些日子顶快活？”

娴娴反问了。她把左手抚摩君实前额的头发，让珍珠手串的短尾巴在君实眉间晃动。

“我不反对你的话，但是也不能赞成。在我，新结婚的第一年——或照你说，第一月，只是快乐的起点，不是顶点。我想把你造成为一个理想的女子，那时正是我实现我的理想的开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并未达到真正的快乐。”

“我听你说过这些话好几次了。”

娴娴淡淡的插进来说。虽然从前听得了这些话，也是“有很大的希望鼓舞着”，但现在却不乐意听说自己被按照了理想而创造。

“可是你从来没问过我的理想究竟是成功呢抑是失败。娴娴，我的理想是成功的，但是也失败了。莫干山避暑的时候，你的创造刚好成功。娴娴，你记得我们在银铃山瀑布旁边大光石头上的事么？你本来是颇有些拘束的，但那时，我们坐在瀑布旁边，你只穿了件 vest，正和你现在一样。自然这是一件小事，但很可以证明你的创造是完成了，我的理想是实现了。”

君实突然停止，握住了娴娴的臂膊，定着眼睛对她瞧。这位少妇现在脸上热烘烘了；她想起了当时的情形，她转又自怪为什么那时对于此等新奇的刺激并不感得十分的需要。如果在现今呀……

但是君实早又继续说下去了：

“我的理想是实现了，但又立即破碎了！我已经引满了幸福之杯。以前，我们的生活路上，是一片光明，以后是光明和黑暗交织着了。莫干山成了我们生活上的分水岭。从山里回来，你就渐渐改变了。娴娴，你是从那时起，一点一点的改变了。你变成了你自己，不是我所按照理想创造成的你了。我引导你所读的书，在你心里形成了和我各别的见解；我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我不相信书里的真理会有两个。娴娴，你是在书本子以外——在我所引导的思想以外，又受了别的影响，可是你破坏了你自已！也把我的理想破坏了！”

君实的脸色变了，又闭了眼；理想的破灭使他十分痛苦，如梦的往事又加重了他的悒闷。

二

君实在二十岁时，满脑子装着未来生活的憧憬。他常常自说，二十岁是他的大纪念日；父亲死在这一年，遗给他一份不算小的财产，和全部的生活的自由。虽然只有二十岁，却没有半点浪漫的气味；父亲在日的谆谆不倦的“庭训”，早把他的青春情绪剥完，成为有计划的实事求是的人。在父亲的灵床边，他就计划如何安排未来的生活；他含了哭父的眼泪，凝视未来的梦。像旅行者计划明日的行程似的，他详详细细的算定了如何实现未来的梦；他要研究各种学问，他要找一个理想的女子做生活中的伴侣，他要游历国内外考察风土人情，他要锻炼遗大投艰的气魄，他要动心